

钟宇作品

葬密者

特殊部门幸存者二十年离奇工作经历

走到平行边界 寻找巨人踪迹

第二部

人迹

科幻 / 悬疑 / 推理 葬密者四部曲之二
通兽语、千张面、力拔山、香识人，各种奇能异士，中国版X-MAN！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钟宇作品

葬密者

特殊部门幸存者二十年离奇工作经历
走到平行边界 寻找巨人踪迹



第二部 人迹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葬密者. 2/中雨著. —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520-0886-9

I. ①葬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1454 号

葬密者. 2

作 者: 中 雨

责任编辑: 王晨曦

封面设计: 周清华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照 排: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720×1020 毫米 1/16 开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0886-9/I·159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

第一章	蒙 洞	001
第二章	车厢里发生的事情	005
第三章	死因是被踩死	009
第四章	雷炸人	013
第五章	塌 方	017
第六章	第八处	021
第七章	山区匪影	026
第八章	夜袭我们的大个子	030
第九章	我是一个猴王	035
第十章	大号火銃	039
第十一章	呕 吐	042
第十二章	眨眼的山洞	045
第十三章	最可怕的臭味	049
第十四章	“道理王”大白	053
第十五章	真 菌	057
第十六章	恐怖的眼睛	061
第十七章	巨 蛛	066
第十八章	吃人的人	070
第十九章	人体虫草	074

第二十章	蛇是没有眼皮的	079
第二十一章	第二次夜袭	084
第二十二章	驱 逐	088
第二十三章	雌性首领	092
第二十四章	杀 生	096
第二十五章	巨人的骨头	099
第二十六章	敌 特	103
第二十七章	飞燕的眼珠	107
第二十八章	猴的作用	111
第二十九章	看清悟空	115
第三十章	营地诡事	119
第三十一章	朱 敏	123
第三十二章	岩 洞	128
第三十三章	英 雄	133
第三十四章	天女碑	137
第三十五章	刘振海的猎物	141
第三十六章	不完整的骨头	145
第三十七章	瞎 子	150
第三十八章	决 定	154
第三十九章	伍大个的影子	158
第四十章	麻花辫子	163
第四十一章	第八处断赤	168
第四十二章	大白荻救	172
第四十三章	莫名洪流	177
第四十四章	子弹与金刚	182
第四十五章	断 舌	186
第四十六章	会 合	191

第四十七章	被遗弃者	195
第四十八章	金刚的绝技	199
第四十九章	燕十三	204
第五十章	刘振海是个王八蛋	208
第五十一章	聚龙洞血案	212
第五十二章	飞燕之死	216
第五十三章	少年不再	221
第五十四章	“呐！马！”	225
第五十五章	局 面	230
第五十六章	激 战	235
第五十七章	刘振海	240
第五十八章	一纸委任状	245
第五十九章	小杂种的自由	249
第六十章	腐烂的世界	253
第六十一章	悟空归来	257
第六十二章	黑暗中的尸骨	262
第六十三章	学生的梦想	266

第一章 蒙 洞

几天以后，我们抵达了位于贵州的一个小镇，小镇所有的居民住宅都是部队建造——两层的楼房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军用飞机的起飞。

小镇名在此不便说道。很多年后，也就是我被组织上送到疗养院来的那一年，这个小镇外曾经隐蔽的军用机场终于被改为民用。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，我们国家的西南、西北部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不起眼的小镇，每一个这种小镇的镇外，也都有着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用基地。到如今和平年代，这些军事基地大部分都改为了民用，或者闲置。大伙所知悉的 6501 工程，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彪亲自打理的项目。让我们这些老军人比较伤感的是：号称中国地下长城的 6501 工程，现在居然成为了旅游景点 6501 风景区，也是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一次疯狂地嘲弄。

接下来的半年里，我便一直在镇外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部队营地里待着。我跟很多战士一起早上 5 点起床操练，接着有专门的教员单对单，手把手地教我打枪，开车……一系列秘密战线工作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，我也算学得很快，体重也同样长得很快。在大通湖农场时候我可是只有一百零几斤的，这么短短的几个月，一下飙到了一百五。所以在最后离开训练基地时，有两个教员还开着玩笑说道：“咱部队这大熔炉，进来的是块铁，出去的就是好钢。”

1960 年 4 月的一天，我上了一辆沈头派来的吉普车。进葬密者基地的过程在此也略过，虽然那一套现在看起来不过是当年那一千人等的故作神秘，

但是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，也让我不想说道。当然，这些所谓的为了隐秘战线而做出的有点可笑的事，也包括在进入机构后，我才知悉沈头的真名叫做沈木人，而不是之前所说的沈建国。同样用了假名的还有铁柱，这家伙竟然是姓欧阳。

基地里有个小型的火车站，通了铁轨。我刚跳下火车就看到了欧阳铁柱站在不远处抽着烟，看到我，他很兴奋，大步迎了上来对着我胸口重重地捶了几下：“还行啊！半年没见，都跟个小老虎似的。也别闲着了，明天下午就跟我出发去蒙洞。”

我左右看了一圈，车站里只有五六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在站岗。铁柱又笑了：“找谁呢？惦记着飞燕吧？她跟沈头上北京接人去了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挤出笑来：“接谁啊？”

铁柱从我手里提过行李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据说和接下来我们要办的蒙洞山区的案子有关吧！”

我在营地里只待了一晚，第二天便和铁柱搭上了去湘西的火车。

我们穿着地方群众的衣服，坐在火车的一个包厢里，铁柱对我说大白和疯子、悟空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去了我们的目的地：湘西蒙洞山区旁的小镇——康达县。我听着也就听着，没太多所动，更没有想到之后在蒙洞山区的那段可怕的经历，会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轨迹，也改写了我们葬密者机构的命运。我当时心里压根就只记挂着飞燕，半年朝思暮想地等着和她再次见面，连见面的场景都幻想了很多次，可来到营地没瞅见她，特失望。我还是强迫自己没有表现出思春的俗人模样，随口对铁柱问道：“悟空又是谁啊？”

铁柱也愣了一下，然后扭过头来对我问道：“你在训练基地没有遇到他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铁柱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东西，紧接着他岔开了话题：“小王，你没见过真枪实弹的战场吧？”

我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：“我今年多大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打我懂事开

始就已经是和平时年代了。”

铁柱点了点头：“这次带你见见真正的打仗。”

铁柱这话一落音，我脸色立马变了，“忽”地站了起来：“是蒋介石的部队反攻了吗？还是苏修、美帝出兵想要扼杀我们稚嫩的共和国？”

铁柱“扑哧”一下笑了，把我按到火车的座位上：“你就不能小点声？没有你想的那么大阵势，咱这次过去是剿匪。剿匪懂不？土匪而已。”

我的那颗小心肝还是悬在半空中，在沸腾中没有下来：“还有土匪？几年前不是就消灭得差不多了吗？现在都解放十多年了，怎么又冒出土匪了？”

铁柱还是笑得贼贼的，不急不忙地对我说起了我们这次要执行的任务——跟随一个营的解放军部队进入湘西的蒙洞山区，消灭匪帮刘振海部。

这真刀真枪的新任务，自然让训练了半年，也憋了半年劲的我无比兴奋。我搓了几下手，咧着嘴乐了几分钟后，一个疑问又蹦了出来：“铁柱，我们不是有特殊使命的吗？怎么被编入了实战部队，参加剿匪任务了？”

说完这话，我一拍后脑勺，指着铁柱笑道：“哦！我明白了，这次任务压根就只是对我的毕业测试。”

铁柱却止住了笑，掏出一支烟点上：“小王，这趟任务可不是啥测试！”说完这话，铁柱走到这个软卧包厢的门口，检查了一下门锁，然后从行李架上把他的黑色公文包提下来，从里面拖出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。我忙伸长脖子望了过去，以为那文件袋上会写着“绝密”之类的字样，可上面压根啥都没写。

铁柱慢腾腾地从里面掏出了几张相片对我递了过来，表情还是特严肃。可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年岁不大的小伙在，也没个首长。于是他的严肃在我看来，感觉是半大孩子对同伴玩笑时的故作神秘罢了。我咬着嘴唇憋着没笑，接过那几张相片看了起来，而我的表情也在第一眼落到相片上凝固，甚至我握着那相片的手指，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……

相片是黑白的，那个年代的黑白相片都透着一丝淡淡的蜡黄，但冲击到观看者的真实感却比现在的彩色数码相片要强些。第一张照片只是一个巨大

的脚印，烙在一片湿漉漉的黄泥地上。按理说单纯的一个脚印，就算是大一点，也不会让我那么震惊的。可怕的是在脚印的大脚趾位置，一支看不清楚型号的步枪被压得陷进了泥泞中。

哪怕是一支最短的步枪，长度也在 70 厘米以上，而相片中这支步枪，却只是镶在大脚趾这一个脚趾的印里面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脚印的主人，他的一只脚趾的长度就有 70 厘米以上。

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感觉到自己的脊梁骨一阵凉意，眉头也皱了起来。我把手里的烟头对着车窗外甩了出去，接着翻到了第二张相片，这第二张相片里的画面却让我的胃里一阵翻腾，一股酸水瞬间涌了上来。

第二章 车厢里发生的事情

我实在没忍住，一把站起来对着窗外吐出一口酸水，然后抢过了铁柱手里的半截烟狠狠地吸了几口，让自己镇静下来。

铁柱也紧锁着眉头看着我，相信他在最初看到这第二张相片时，反应和我差不多。我努力对他挤出一丝笑，重新坐了下来，朝着手里这第二张相片，仔细地看起来。

这是一团，或者应该说是一摊肉泥。如果不是因为这肉泥中糅合着一套深蓝色的衣裤，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不过是一只被拍得稀巴烂的西瓜。和第一张相片一样，也有一只巨大的脚印印在黄色的泥土上，这一团肉泥就在脚印的脚后跟靠前一点的位置。被踩成肉泥的人在被这只大脚板踩之前是什么样的姿势，已经完全分辨不出来，更别说能在这相片中捕捉出他当时的表情。我费了好大劲才分辨出他脑袋的位置，惨人的血红中，一片透着浅黄的白色脑浆呈四溅状。

我的手往下垂去，闭上眼睛想象着这团肉泥的主人，当时经历的是如何恐怖与惊心的一幕。做孩子时候，我们喜欢用我们无知的大脑支配着我们的双手，肆意地捏死或拍烂地上的爬虫。看着爬虫的躯体被挤压得从中间往四周溅开的刹那，总有一种男性独有的原始破坏欲所带来的快感，让我们兴奋不已。可是在看完这第二张相片后，我感觉……感觉相片中被踩死的这个人，和我们孩童时施虐的对象——爬虫没有什么两样。

我再次睁开眼睛，翻阅着后面的第三张，第四张……一直到最后一张相

片。后面的每一张相片中都无一例外的有着这巨大的脚印。相信拍摄这组相片的人，是希望通过每一个脚印旁边，或者脚印里面被踩到的东西来体现脚印的巨大。包括脚印旁边有几棵树，抑或有着一条小溪，又抑或被脚印踩死的一只兔子。一切的一切，所带来的却只有一个信息，那就是这脚印的主人，是一个我们人类所无法想象，也从没有发现过的巨人。对！就是一个巨人，一个单说脚板就有着七八米长，四五米宽的巨人。

我把相片再次从头到尾看了一次，然后抬起头望向铁柱。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脸色很差，铁柱望向我的表情也特凝重。我点上支烟，接着对铁柱问道：“我们这次去湘西就是查这些脚印吗？”

铁柱点了点头，正要开口说什么。可话还没出口，我们包厢外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大吼声：“这位同志干吗的？”

我和铁柱同时站了起来，一起冲向包厢门口。我们对了下眼色，铁柱一只手往腰上伸去，而我就一把拉开了门，并猛地冲了出去。只见在我左边的车厢里，一个穿着灰色衣裤的背影正朝着车厢的另一头疯狂地奔跑着。

我压根来不及想什么，便朝着那人影追了上去，在我身后出门的铁柱却被一个穿着乘警制服的同志一把扯住了：“你干吗的？怎么有枪？”

我没有管身后的情况，心思都在前面那灰衣人身上。我们所在的软卧车厢里人不多，但是，一旦被灰衣人跑进了普通车厢，那就很容易和车上的群众混到一起，再也找不着了。因为那年代的人服装和发型都差不多，当时又是晚上，车灯也昏暗。

就在我刚追出去快一节车厢时，从前面车厢值班间里钻出一个老乘警来，老头头发全白了，可个头却不小，他面对着我把身子一横，大声吼道：“小同志你干吗的？”

我没收住劲，眼看着就要撞到他身上了。几个月里学习的一些擒拿手段，在这种关键时刻可是要派上用场的。可那一瞬间，又好像觉得下不了手，毕竟对方可是一位年纪不小的老同志，并不是咱对立阶级的敌人，哪有对自己同志下手的道理呢？

于是，我很狼狈地撞到了他身上，而这老乘警可能是看到了我身后的铁柱正被另外一个乘警抓着手，表情也一下紧张起来，一双大手抓住了我衣领。我伸长脖子，清楚地看到灰衣人的背影消失在前面的一扇车厢门后。

和那两位乘警解释我们的身份没花上多少时间，我们身上都有带某些在他们看来特殊却又并不神秘的单位的介绍信，要知道，那年代的介绍信可是比啥都牛。两位乘警很不好意思得对着我们憨厚地笑，问我们是不是需要他们通知车上的领导，在整个列车上搜索一下逃走的那个“贼”——想偷东西的贼，铁柱给他们解释的。我和铁柱摇了摇头，说跑了就跑了，没必要影响了乘客们休息。实际上是不希望因为这一突发事件，让我俩的行踪暴露，毕竟我们葬密者需要比任何人都低调，这是组织上要求的。

打发走了两个乘警，我俩转身进了包厢，进门第一眼就看到里面的车窗完全拉开了，窗帘被吹得朝着里面“哗哗”地乱抖。本来被我随手放在桌子上的那几张相片，以及铁柱放在床上的黑色公文包都不翼而飞。

“糟了！”铁柱说完这话便冲到车窗边，上半个身子探了出去。我却连忙转身往包厢外冲去，朝着之前两个乘警离开的方向望去。好家伙，只见那两个穿着乘警制服的一老一少，已经拉开了一节车厢的车门。我清楚地看到那个年纪老点的家伙扭过头来，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轻蔑，紧接着，他俩一起纵身往火车下面跳了出去。

我三步两步追到那敞开的车门前，只见车门外是一片一望无际的高粱地，那一老一少别说人影，连条毛都捕捉不到了。我站在车门前犹豫了一下，扭过头看到铁柱也已经跟了出来，走到我身边。我俩沉默了有个10分钟吧，铁柱打破了沉静：“小王，这事咱要不要告诉沈头啊？”

铁柱这话的意思自然是害怕沈头训斥我俩，我俩这事也忒丢人了，两个所谓训练有素的秘密工作人员，居然着了不明身份的敌人如此简单的调虎离山计。我望着一脸凝重的铁柱，迟疑了几秒钟，最后咬咬牙：“你说呢？这么大事敢瞒着吗？”

我俩垂头丧气地回了包厢，把车窗拉死，门也反锁上。我俩面对面坐着一声不吭，其实当时我有冲动，想要立马找到车上的工作人员，把这事好好地查一下，可转念一想：那几个神秘人现在应该全部下车了。我们这时候闹腾有意义吗？收获是铁定没有，反而会让车上的群众与工作人员骚乱。

于是，接下来在列车上的那一晚，我和铁柱都没怎么对话，羞愧呗！铁柱第二天早上才和我说皮包里没啥东西，有用的介绍信这些，他都揣在身上的兜里。也就是说我们最大的损失就是那几张相片。可是，又是什么人会盯上我俩，并设计拿走那几张相片呢？如果是想劫财的贼，那他们费这么大的劲，收获也忒不靠谱了啊！

那么，一个最可怕的怀疑结果便出现了：这几个神秘人物，而且是最少四个的神秘人物，他们的目标压根就只是铁柱带的那个皮包，甚至压根就只是皮包里的相片。

敌特……不容置疑，一定是敌特。

第三章 死因是被踩死

我们第二天中午抵达了蒙洞外的康达县，铁柱在县武装部出示了介绍信，武装部的一个办事员便叫来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吉普车，让司机带着我们出了县城。烂吉普像是一只活泼的兔子，在蜿蜒的郊外山路上蹦蹦跳跳地冒着黑烟往蒙洞山区里面开去。我们抵达雷团带队的剿匪部队营地时，才下午5点。在营地门口站岗的战士检查了一下我和铁柱的证件，便领着我们进了一个没人的帐篷。十几分钟后，帐篷的帆布门帘被人一把掀开，疯子领着两个解放军战士走了进来。

我三步两步迎了上去，一把握住了他的大手。疯子看到我也挺开心的，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道：“嘿！还行啊！几个月不见，小王同志也像个当兵的样了。”

我咧着嘴笑着。铁柱也上前来，三个人站在一起傻呵呵地乐。我们三个个头都不小，放在大通湖农场案那一会，我身上还没几斤肉，可现在我身板也养起来了，于是咱三个和疯子带进来的那两个战士比较起来，明显的在块头上就不是一个档次。我清楚地听到有个小战士啧啧地小声嘀咕道：“上头的人就是不一样。”

客套完了，三个人便点上了烟，坐在帐篷中央的沙盘上，把这不大的帐篷熏得跟个庙似的。铁柱歪着头对疯子说道：“我们什么时候进山里面啊？定下时间了没？”

疯子笑了笑：“你俩算赶得及时，你们来的时候我正和雷团商量着呢！”

雷团说已经等不及了，你们今晚没到的话咱就不等了，明天一早就上山去逮刘振海去。”

我插嘴道：“刘振海到底是什么人啊？”

疯子答道：“就是蒙洞山里面的土匪头头啊！解放前康达县的县长，家里是打从前清就统治着康达县和蒙洞山区的王，咱的部队打过来时就领着人进山了，之前猫进去时候是一个营的兵力，据说有三四百号人，现在剩下多少个没死还真不知道。”

我又问道：“都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之前就一直不知道他们存在吗？”

疯子摇了摇头：“估计他们在这山里的最深处还种上地了，这些年也没有下山扰民，所以十多年来一直不确定这支土匪武装是不是还存在。如果不是出了那个大脚印事件，民兵们在山里面瞎猫撞上死耗子发现了他们，可能还真让这群兔崽子在山里安享晚年了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：“什么脚印事件，铁柱就给我看了相片，也没对我说啊！”

铁柱愣了一下，这小子在火车上可能因为那个遇贼的事给弄迷糊了，还真忘记给我说道整个事件。这一会，他瘪了瘪嘴，抢着说道：“也没多大个事，就是几个猎户在山上发现了那张相片里面拍到的脚印，包括那具尸体。然后民兵上山调查情况，就发现了刘振海下面的士兵。不过也没交火，敌人扭头就跑。民兵们没有追，赶紧下山给上面反映了这个情况。再接着就是雷团的队伍被派了过来，要剿灭这支一直有耳闻，但是不确定是否存在的土匪武装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低头抽了几口烟，然后盯着铁柱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：“发现脚印的事，地方上知道的人多吗？”

铁柱似乎也听懂了我的意思，他眉头皱了起来：“不多，只有武装部的一些同志以及当时那十几个民兵知道。”铁柱顿了顿，然后也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说道：“小王，你的意思是我们昨晚遇上的那几个贼，可能是通过康达县武装部的同志，或者当时进山的民兵知道的这事？”

我没有回答他，静静地思考起来。疯子也嗅出了点啥，连忙问我们遇到贼的事。铁柱迟疑了一下，但也没有隐瞒什么，对疯子把前晚的事情给说了一遍。刚说完，还没时间给疯子帮忙分析几句，或者数落我俩几句。帐篷的帆布门帘又被人从外面拉开了，只见一个顶着大光头，穿着一套整齐的军装的精壮汉子走了进来。进门后他也没正眼看我们，反而是扭头对着外面说道：“喏！这就是你们的战友吧？”

接着我就看到了大白，头发还是稀稀拉拉那么几根，笑得挺猥琐的样子，迈步走了进来。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头发乱糟糟的中年汉子，个头应该有一米七二吧，长得很平常，扔街上压根不会让人多看一眼的那号。在他的肩膀上，一只穿着红色马甲的猴子，一本正经地蹲在上面。猴子的小脑袋左右转着，眼珠里直透着机灵。

大白表情很夸张地朝我扑了上来，双手一起握上了我没拿烟的那只手，那阵势好像是红军胜利会师似的。铁柱和疯子坐在沙盘上，两条腿悬空来回晃着，咧着大嘴看着我和大白直乐。大白一边摇着我的手，一边对那个带猴的中年汉子说道：“这就是我给你提过的小王同志——王解放。可是个大能人了，刚被沈头看上就连着逮了两个敌特，天生就是个干大事的人。诗词里说的风流人物，就是小王同志这号。”

中年汉子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，一只手搭到了他肩膀上的猴子脚上，开口说道：“叫我悟空吧！没姓，打小没爹没娘的缘故。就一耍猴走江湖的，现在也是沈头的兵。”

悟空话音刚落，那个带他们进来的光头突然闷哼了一声，然后对着疯子说道：“你们几个好好聊你们自己的计划，我去安排一下明天的事。明早咱赶在天没亮就出发。”说完这话，大光头头也不回地出了帐篷。

我和铁柱都愣住了，大白脸色也挺不好看的，对疯子问道：“雷团是怎么了？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呢？”

疯子苦笑了一下：“雷团一直是作战部队的，特别看不惯那种做事拖拉的。为了等小王和铁柱两个，部队多等了两天，火气早就憋了一大包了。咱